

藏北情歌

◎刘功业

夏日的冰川

我不怀疑，月色清寂孤单
冰碛物，也是温暖必要的构成
喜马拉雅山
念青唐古拉
巴颜喀拉山
这些大雪山，都是海留在云间的肉身

天空辽阔，云和气流在合作
用雨雪，完成了水的搬运
这些筋骨粗大的冰川，在极寒之地
为天空之榕，生出数不清的气根

香嘎曲，布荣曲，卡日曲，扎阿曲
从无法辨识的来处，九九归一
又漫漶肆意。只有太阳和月光的挚爱
用一条条河流，供养你丰沛的乳汁

发育和养育，都语境良好
能够把感觉的触手，尽量伸向未知
这是夏日，我在凡间浮游浪上
你站在一朵云里，看世事纷乱如棋

错那湖的夜晚

短暂的春天，也有蓬勃的绿草地
让我们席地而坐，一壶酥油茶
对着月光，倾心交谈。

星空太低了，亲近得像家人围坐
小草也参与进来
嚼着风干牛肉和糌粑
身后的白帐房，安静地融入雪山

湖水微醺，风在清欢
不被惊扰的鱼儿，也会跳出水面
此刻的你，应该忘掉诗歌，放下行囊
倾听大地远远的颤音，怎样
从一条北粟曲，潜入语言

天堂雪

一场雪。来自天堂的大雪
洪亮的声音，寂静无声
只用寒冷的风，喊暖了天堂山

和月光一样明亮的雪
和目光一样温暖的雪
山下的河流驻足，仰望着山上的炊烟

弯弯的山路，遮蔽了苦难
晨钟像一把长刀
切出岁月深处的基因
葡萄的行走中，传递着遥远与庄严

一堆又一堆的煨桑之火。难以熄灭
雪季来临
我和你，在十二月的沉默中
只想让慢下来的爱情，悄悄开满春天

西部书

这是没有廊桥的夜空
星月高悬
孤独。寥廓。空旷
像我无所皈依的灵魂
在狂风黄沙中游荡

西部
除了经书
拒绝玫瑰的妩媚
玉石打造的剑匣，装满冷芒

高傲的狮子
雄据昆仑
青海湖，更不会
对江南的蒲苇低下身量

只有大海
保持爱的仰望
接纳万年雪山水
飞身入怀

雪山圣湖

天空之蓝，像一座空城
藏起西部所有的秘境

湖水之蓝，像雪山之眼
以圣洁对抗虚空

转山的信徒，摇一柄经筒
来时的路，用去一生

小南门

◎高亚平

我是哪一年开始出入小南门的，已经记不清楚。但最迟在1994年，我开始频繁出入其间，则是肯定无疑的。这一年的春天，我考入了西安日报社。而西安日报社的旧址就在南四府街9号。从报社沿四府街南行约100米，就是小南门。若要出城办事，或者到环城公园散步，小南门便是必经之地了。四府街是一条古老、幽静的街道，两边种满了一楼粗的皂角树，春天，草木萌发，皂角树也抽出了新芽，起初是嫩嫩的鹅黄色的，很快，树叶便变大变绿，蓊郁成一片了。街道变绿了，人家的窗户变绿了，就连走在下面的行人，也如走在绿色的长廊里，觉出无限的荫凉。不经意间，蝉开始叫了，夏天来临了，四府街上空的浓荫也更深了。皂角树结出了皂角，时光在流动，皂角在蝉声中逐渐变大。接着秋风起了，蝉声没有了，皂角变黑变老了，风起处，老熟的皂角在风中摇晃、轻唱。随后便有寒风吹过，有雪花飘下，皂角树褪下了最后一片叶子，徒留下皂角在枝丫间在冷风中瑟缩。皂角树在四府街完成了它一年的梦。但人不管皂角树在做梦，他们一年四季在四府街奔走、忙碌，在小南门黝黑、厚重的门洞里流动，这里面，当然也有我的身影。但那时，一如众人，我对小南门并不了解。

我真正对小南门发生兴趣是在两年以后。我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在市政协工作，那时毕业不久，没有多少拖累，同学间来往尚多，闲暇时，我便常到他那里去聊天。一次，在他的宿舍，我见到了一大摞《西安文史资料》，当时不在意，只是随手翻了翻，但一翻就放不下了，书中记载的文史掌故及历史事件，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便要把这套书借回家看。不想，同学说这套书是他们编辑的，见我喜欢，干脆送

了我一套。回家闲翻，便从中得知了小南门的来历。原来小南门是抗战期间，住在城墙内的西安市民为了便于出城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开辟的，历史并不久远。小南门原来也不叫此名，而是叫勿幕门，原因么？辛亥革命胜利后，井勿幕将军曾在四府街住过多年。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四府街唤作将军街，而小南门也便相应地唤作了勿幕门。勿幕门叫起来有点拗口，因其在南门以西，老百姓干脆便叫作了小南门。

知道了小南门的来历，之后，每次再经过小南门时，我便加意对小南门注意起来。小南门原来是由古旧的城砖券起来的独门洞，不高，也就是两丈高的样子；宽度看上去有一丈多，行驶一辆小轿车绰绰有余，但要并行两辆，就不行了。小南门的城砖黝黑，有一种幽微的亮光，一看就是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砖。这些砖有的是开挖小南门时遗留下的，有的则是别的地方的砖，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它们都是西安城墙的老砖。小南门的历史尽管还不到百年，但有了这样的砖券起的门洞，小南门和城墙便很统一的协调起来，看起来一下子似乎就有了数百年的岁月，沧桑而沉重。闲暇时，我爱在小南门里穿来穿去，喜欢用手去触摸老旧的城砖。从这些城砖上，我感受到了那些逝去的历史，也觉出了时光的无情。

小南门内路西，紧贴城墙的地方，过去有一家葫芦头泡馍馆，店面门脸不大，也就是两间房的样子，但其所做的葫芦头泡馍味道却非常的地道，汤浓肉鲜，馍白筋道；其所熏制的梆梆肉系用柏树枝熏烤而成，吃起来油而不腻，馨香满口，是下酒的妙物，也很有名。那时，物价还不像现在这样腾贵，葫芦头和梆梆肉的价格也不高，我便隔三岔五地和朋友去这家

— 食忆 —

茶汤里的烟火暖

◎魏子

春寒料峭的清晨，我心生闪念，烧水沏了一碗茶汤。我沿着碗边轻轻吹着气，将那股温热的米香送入口中，仿佛啃住了如珠散落的时光。这种心境的出现绝非偶然。就像某个时刻，偶遇与老家有关的事物，诸如小米、大葱、苹果之类，我总会心生莫名的喜悦。很难想象，年少时不屑一顾的物件，竟会让如今的我彻底改变了观念。

茶汤是西北乡老辈人冬日清晨常喝的一种粥。说是粥，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模样，从外表的颜色到稀薄程度，都与平常玉米面熬出的粥相差无几。这种用开水烫熟的粥，远没有小火慢熬的浓香，入口时还夹杂着淡淡的生米味儿。

每年冬初的夜晚，月亮刚升起来，犹如出水芙蓉般羞答答地悬在西北乡东边的山头，磨磨蹭蹭地往天上挪着步子。这个时辰，空闲下来的女乡邻们端着簸箕，三五成群地聚在石碾周围，拉着家长里短，推着石碾碾米。晾晒干的小米经过淘洗，又沐浴过阳光，不用碾压，仅是凑上前闻一闻，浓郁的米香便会扑鼻而来。当黄灿灿的小米借着似银的月光，一股脑儿躺进盘出包浆的碾盘，耳边随即响起细微的“哗啦啦”声。这时候，碾道周围的小米香味最是醇厚。那丝丝缕缕的香气里，藏着“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喜悦，也藏着对唤

醒冬日清晨的温暖期待。清晨，嘹亮的鸡啼融化了冬夜的沉寂。烟囱里蹿出的炊烟，慢慢晕染着清冷的空气，让晨阳未升的农家小院，荡漾着苏醒后的生机。屋内弥漫着炉子重新点燃的炭火味，熏黑的烧水壶稳稳地蹲在炉台上，不断从壶嘴里喷吐着热气，还顶着壶盖发出欢快的“铛铛”声。炉台上，几个敞口白瓷碗一字排开，里面盛着用冷水调和好的小米面。随着滚烫的开水浇入碗中，原本静止的小米糊顿时热闹起来——它借着开水的涌动渐渐变色、变稠，散发出唤醒味蕾的米香。

沏一碗茶汤看似简单，却实实在在需要掌握火候。我第一次操作，就把它做成了夹生汤：那碗茶汤清汤寡水，水和小米面像闹别扭的夫妻，背靠着背，互不相干。母亲看到我沏失败的茶汤，笑意盈盈地告诉我：“放入碗中的小米面差不多两汤勺，调和后的米糊，插入筷子能微微搅动就正好。”按照母亲的叮嘱，我尝试了几次，渐渐掌握了窍门。

虽然学会了沏茶汤，我却喝不惯里面夹杂的生味儿。这或许就是儿时的我不喜欢茶汤的缘故。我曾把这点心思说给祖父听。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日上午，我蹲在祖父灶屋的门槛上，看着他伸手拨弄着烧旺的炉火，陪着他等水烧开。祖父听完我的

话，转头看了看我，一脸严肃地说：“你还是没吃过，好东西吃多了，就就看不上这碗茶汤了。”突然听到祖父略带责备的话语，我有些愣神，觉得出乎意料。我撅了撅嘴，一声不吭地起身离开了。回到家，我坐在炉前烤着火，看着母亲喝着刚沏的茶汤，心里愈发郁闷。我忍不住发了两句牢骚，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儿倒了出来。母亲告诉我，祖父是个勤快人，以前种地时，家里农家肥不够用，他总在冬天的早晨早早背上筐子外出拾粪。祖父出门前，祖母总会给他沏上一碗茶汤，让他垫垫肚子。用老家的话说，这就是“肚里有食，身体不冷”。

母亲还说，在以前缺少吃穿的日子里，别说一碗茶汤，即便是如今长在路边无人问津的桑树叶，都曾是祖父向人讨来果腹的食物。那时听完母亲的话，我是否理解了祖父，现在已记不清了。但唯一清晰的是，后来再去祖父家，我总会尽量避开与茶汤有关的话题。

如今，祖父已离世多年。我端起眼前这碗茶汤，慢慢轻吸入口，淡淡的米香立即萦绕唇齿。恍惚间，那些被时光碾碎的烟火、被岁月蒙尘的叮嘱，竟在这碗茶汤里缓缓苏醒。这碗茶汤里，不仅有祖父当年用以果腹的暖意，更有过往岁月沉淀后的回甘，以及从未凉透的人间烟火。

饭馆吃饭、喝酒。大约是1988年夏天吧，诗人阵容从北京来西安组稿，他那时是中国建材报的文艺部主任，我当时在省上一家建材厂工作，业余时间好划拉两笔，我的许多稿件就是经过他的手编发的。其中一篇小小说《痛》还获得了该报举办的首届“五色石”征文一等奖。我陪他去了大雁塔，去了兵马俑，最后一天的中午，我专门陪他到小南门里的葫芦头泡馍馆吃了顿泡馍。尽管阵容先生是北京人，却吃得很尽兴，一点也没有吃不惯的意思。饭后，我们从小南门一侧登上城墙，一路向东，边聊边欣赏城墙内外的风光，一直走到和平门，方下了城墙，折向碑林。如今，阵容先生已谢世，每每从小南门经过，我都会念及他给予我的帮助，也会思念这位已逝的朋友。就是那家葫芦头泡馍馆，由于城市改造的原因，也搬到了报恩寺街。尽管报恩寺街离小南门不远，但还是让人有时光交替、物是人非之叹。

小南门的外面是环城公园和护城河，下班后或中午休息时，我常爱到环城公园里去散步。春夏，这里花事很繁盛，迎春花、桃花、杏花、李花、丁香花、玉兰、紫藤。石榴、紫薇……次第开放，行走其间，呼吸着带有花香的空气，看着面前高耸的城墙，看着市民在里面悠闲地散步、锻炼，你会觉出，生活在这座城市真是美好。在黄叶飘飘的日子，在落雪的日子，漫步环城公园，也别有一番诗意与浪漫。我有时向东走到朱雀门、南门，有时向西走到含光门、西门，但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沿原路返回，走进小南门，回到我工作的单位。小南门已成了我生命中的 一个符号，我想，今生不管走向哪里，我都不会忘记小南门的；我的梦中，都会闪现出它迷人的影子。哦，小南门！

— 花信 —

桃李

◎章铜胜

春天容易犯困，早上坐班车，常是眯着眼睛打盹的。车在城区道路上行驶，开不快，坐着也平稳，不知不觉就眯着了。有时，直到下车时，才会醒来。并不是有多累，只是习惯了在班车上休息一会儿，补个觉。今天早上，半路上车子一晃，人被摇醒了，往窗外一看，眼前一片明黄，是路边的油菜花开了。今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油菜花开放，心情瞬间好了起来。虽然天气阴阴的，像要下雨的样子，但在一片油菜的碧绿金黄之上，有什么烦人的事情不能暂时搁置一边呢？

昨夜，小雨绵绵地下了 一夜。早上醒来，雨还没有停，不能出去跑步了。想了想，还是起来了，披衣站在窗前，看外面正在下着的雨。此时，雨丝细如银针，只是织得绵密，便有了烟雨朦胧的意味。窗外的树，在熹微的晨光里，隔着重重雨幕，看得并不清晰。有鸟鸣声传来，却是清越的，略带欢喜的意味，是不是天就要放晴了？而我，更喜欢树木和枝条在雨中略显模糊、潮润的样子。可能它们正在萌芽，或是已经抽出些许新叶了。我知道柳树的叶子，已经长出了一些，其他的树，我还没有太留意。

前些日子，天气晴好。在学校附近的路旁，看到有几棵梅花，开得正好。一树红花，应景，也衬景。我站在离梅树数米远的地方，看着一树热闹的繁花，满是欢喜。此后，我曾数次绕道从那儿经过，只为多看一眼梅花。梅花的花期不算短，可梅花也不经看，看着看着，花就谢了。这两天，又从学校附近经过，看到那几棵梅树上的梅花已经落了，枝头只剩残花数朵，一层新叶。

广场一隅，有数棵红叶李，树龄有二十多年了，长得比我见过的其他李树都要高大，且枝叶繁密。那几棵红叶李树，每年都开淡紫、粉紫的花，一树细碎如繁星的花，颇可观。白天、月夜，或是在昏黄的路灯下，花都好看。花一旦繁密如星群，大概都是好看的。每天晚饭后散步，都从那儿经过，有时步履匆匆，有时悠然而过，很少多看它们一眼。只是在红叶李开花季节，才会特意停下来看树，也看花。这几天，看红叶李树上有花了，并不多，连续看了几天，没有太大的改变。不知道它们已经过了盛花期，还是才开始开花。我怕自己已经错过，或是要错过它们的花开。对于一树红叶李的花开，心里是有些纠结的。

办公楼下的一棵玉兰树开花了。一树洁白的花朵，大如飞鸟，落在枝头。一阵风过，翩翩然，如要起飞的样子，不知是要飞走，还是落下，我总担心着它们。喜欢玉兰花开，又怕玉兰花落。落地的玉兰花瓣，洁白中有锈色，沾了泥污，不忍心再看。今天早上，看到楼下校园里的树，开花了。有两棵开粉红色的花，七八棵开白色的花。隔着一段距离，看不清是杏花、李花，还是梨花，又或者是其他什么花。看不清也好，知道它们开花了，也就够了。春天，就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又何必分桃李呢。

辛稼轩在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而我 在城中，一直愁着的是不同植物的花开。它们次第开花了，我看到了一些，也错过了一些。很多人大概和我一样，也在城中愁着桃李的花开吧，他们或是看到了，或是错过了城中的一些花开，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不幸生城中，桃李有幸生城中。

